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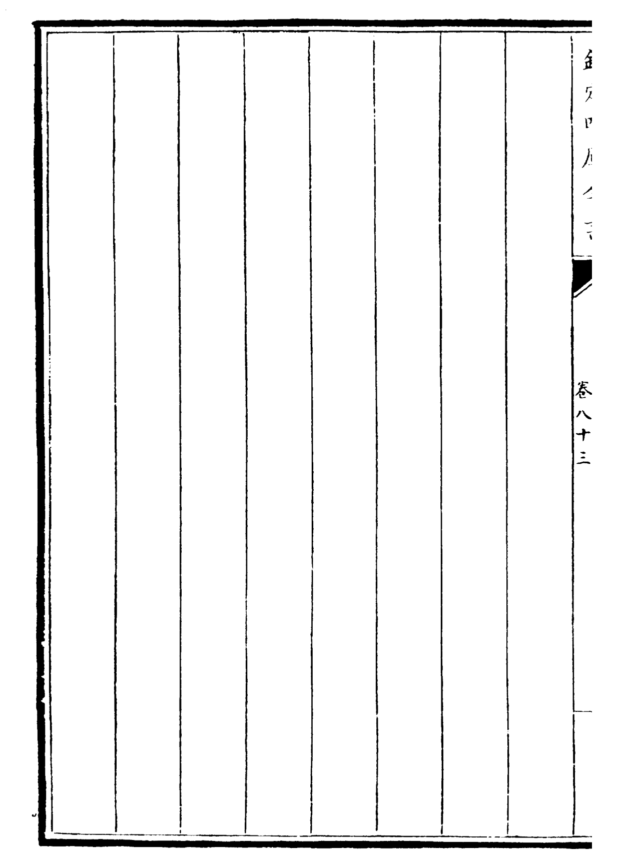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十九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三

樂制考六

隋

唐



隋

文帝開皇元年放散樂禁雜戲

初齊主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帝受禪太常卿牛弘奏放遣之

九年詔定雅樂

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樂詔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還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祗

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弘不精音律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黄鐘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鐘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黄鐘一宫不假餘律帝悦從之

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鐘律帝詔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帝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夔又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

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請皆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寶常聽太常所奏泣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將敗後其言皆驗

隋書音樂志高祖既受命定令宮懸四面各二簴通十二鎛鐘為二十簴簴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歌琴瑟簫筑箏搊箏卧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横笛簫篳篥箎塤四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懸簨簴金五博山飾以流蘇

樹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加五色漆
畫天神懸内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登歌
鐘一虡磬一虡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簫笙竽横笛
篪壎各一人其漆畫及博山流蘇樹羽與宮懸同登
歌人介幘朱連裳烏皮履宮懸及下管人平巾幘朱
連裳凱樂人武弁朱褠衣履韈文舞進賢冠絳紗連
裳帛内單皁領袖襈烏皮鞮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
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褠衣烏皮

纛三十二人執戈龍楯三十二人執戚鼊二人執旍
居前二人執翿二人執鐸二人執鐃二人執錞四人
執弓矢四人執殳四人執戟四人執矛自旍以下夾
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
皇帝宮懸及登歌與前同應漆者皆五色漆畫懸内
不設鼓
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
如之其登歌去兼歌者減三人其箕簴金三博山樂

器漆者皆朱漆之其餘與宮懸同
大鼓小鼓大鴐鼓吹並朱漆畫大鼓加金鐲凱樂及
節鼓飾以羽葆其長鳴中鳴橫吹皆五采衣幡緋掌
畫交龍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工人皁地
苣文金鉦掆鼓小鼓中鳴𠔃橫吹工人青地苣文凱
樂工人武弁朱褠衣橫吹緋地苣文並爲帽袴褶大
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皆
准此

皇太子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大鼓小鼓無金鐲長鳴中鳴横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横吹工人紫帽緋袴褶金鉦㧻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

正一品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長鳴中鳴横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脚大角

旛亦如之大鼓長鳴横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鉦
掆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鐃吹工人武弁
朱構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三品以
上朱漆鐃飾以五采騶哄工人武弁朱構衣餘同正
一品四品鐃及工人衣服同三品餘鼓皆緑沈金鉦
掆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袴褶
侍郎顔之推請因梁國舊事考用古典高祖不從曰
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耶是時尚因周樂命工

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諤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

案南北朝時兵革不息禮樂淪亡梁武知音粲然

有作雖異代承用而梁祚不永頗與功成作樂之義失之遠也隋高祖謂受命七年乃樂府猶歌前代功德欲罷太常官豈知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耶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

為知音代為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

黄鐘太簇林鐘南吕姑洗五均己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宫應用林鐘為宫乃用黄鐘為宫應用南吕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鐘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鐘一宫七聲二聲並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

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
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
朝廷并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駁
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
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及春秋左氏所云七音
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
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荅之
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

七始黄鐘為天始林鐘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賔為夏南吕為秋應鐘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宫須立七調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黄鐘乃以林鐘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黄鐘宫以小吕為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黄鐘宫以黄鐘為調首清樂去小吕還用蕤賔為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

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雅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元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議惟取黃鐘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

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

案八十四調之說始自鄭譯前此未之聞也譯之所演由於蘇祇婆其言根據乎左氏之七音尚書之七始與淮南子五聲二變之義不謀而合而萬寶常懸八用七之說直心解而神悟焉夫豈人巧所可至也且西域字音雖别而五聲二變之節則同一均之中自成七調推演其調以應十二律律

有七聲十二律合八十四聲此可見天地元氣之
流通無間於西域中原矣
平陳獲齊宋舊樂牛弘因鄭譯之舊請依古五聲六
律旋相為宫雅樂每宫但一調惟迎氣奏五調謂之
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
祖猶憶妥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宫之樂但作黄鐘
一宫而已於是牛弘及姚察許善心劉臻通虞世基
等更共詳議曰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盧植云

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為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更相為宮始自黃鐘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黃鐘為宮十二月以大呂為宮正月以太簇為宮餘月倣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别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鐘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宮若

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於夾鐘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宫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黄鐘歌大吕以祀天神鄭玄以黄鐘之鐘大吕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宫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惟韓詩曰聞其宫聲使人温厚而寛

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說此則當聲為曲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隷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為本歷十二均為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

宮郊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為蕤賔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内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静為體不宜用於鐘弘等采肅統以取正焉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内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内女

人敎習之

初後周故事懸鐘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而為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及駟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鐘太蔟林鐘南呂姑洗應鐘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皆去之然據一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

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為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懸之弘等並以為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鐘磬半之為堵全之為肆鄭玄曰鐘磬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犍為水濵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懸鐘磬法每簴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

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為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南向應鐘起西磬次之黄鐘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鐘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則徹北面而加

鉦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靈鼓靈鼗宗廟用路鼓路鼗各兩設在懸内又準儀禮宫懸四靣設鎛鐘十二簴各依辰位又甲景庚壬位各設鐘一簴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簴共為二十簴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廂同作蓋取毛傳詩云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鎛鐘據儀禮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

韻克諧每鎛鐘建鼓各一人每鐘磬簨虡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每鐘虡竽笙簫笛壎篪各一人懸内柷敔各一人柷在東敔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絳褠衣樂器並采周官參之梁代擇用其尤善者其簨虡皆金五博山飾以崇牙樹羽流蘇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廟殿庭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廂別各有柷敔既同時戞之令則不用又周官大司樂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

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則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又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帝出入皆奏皇夏羣官出入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諴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宫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

宫商不使差越惟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
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内宫所奏天髙
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法凖禮郊
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廟之歌懸一磬
而尚拊搏又在漢代獨登歌者不以絲竹亂人聲近
代以來有登歌五人别升於上絲竹一部進處階前
此蓋尚書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之義
也梁武論樂以為登歌者頌祖宗功業檢禮記乃非

元日所奏若三朝大慶百辟俱陳升工籍殿以詠祖
考君臣相對便須涕洟以此說非通還以嘉慶用之
後周登歌備鐘磬琴瑟階上設笙管今遂因之合於
儀禮荷瑟升歌及笙人立於階下間歌合樂是宴飲
之事矣登歌法十有四人鐘東磬西工各一人琴瑟
箏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執節七人並坐階上笙竽
簫笛壎篪各一人並立階下悉進賢冠絳公服斟酌
古今參而用之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

於階壇之上若册拜王公設宫懸不用登歌釋奠則惟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鮑鄴謂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之均乃至十二月懸大吕之均欲感君人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又文舞六十四人並黒

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皁褾領襈裾革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翌十六人執帗十六人執旄十六人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並服武弁朱構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依朱干玉戚之文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金錞二四人輿二人作二人執鐃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

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高祖曰不須象功德宜象事可也然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夏今亦依定即周官所謂樂出入奏鐘鼓也又魏晉故事有矛俞弩俞及侏儒導引今據尚書宜云干羽禮文稱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矛俞弩俞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執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

四年三月樂定牛弘等奏曰自金陵建社朝士南奔與中原隔絶三百年于兹矣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見行者皆停之其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者並皆禁約務存其本

案牛弘議樂事上言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賔為角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生夏土不相

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鐘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有十二今直為黄鐘一均惟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旋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黄鐘一均也其論甚善文帝獨用黄鐘惑於何妥之説也後弘極論六十律之謬帝雖善之終不見諸施行

云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鐘律而辭經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為皇太子從享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靡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於是

制詔牛弘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其祀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曲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奏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煬帝詔以禮樂之事總付秘書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穎秘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製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廟歌辭亦並依舊惟新造高祖廟歌辭九首今亡又遣秘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首又詔博訪知鐘律歌管者時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羅漢常保金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然總付太常詳令刪定議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宮調黃鐘也一曲應

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簇也一十四曲角調姑洗也一十三曲變徵調蕤賔也八曲徵調林鍾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一十三曲變宫調應鍾也其曲大抵以詩為本參以古調漸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乃屬戎車不遑刋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六年顧言等又奏宫内四時祭享還用太廟之樂歌功論德别製其辭七廟同院樂依舊式又造享宴殿庭宫懸樂器布陳簨虡大抵同前而於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

又設十二鎛鐘別鐘磬二架各依辰位為調合三十六架至於音律節奏皆依雅曲高祖時宮懸樂器惟有一部殿庭宴享用之平陳所獲又有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於樂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人廟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宴享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人顧言又增房内樂益其鐘磬奏議曰房内樂者主為皇后絃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為名燕

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玄曰燕樂房内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内之樂不獨弦歌必有鐘磬也内宰職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云薦撤之禮當與樂相應薦撤之言雖施祭祀其出入賓客理亦宜用請以歌鐘歌磬各設二虡土革絲竹並副之并

升歌下管總名房内之樂女奴肄習朝宴用之制曰可於是内宫懸二十簴其鎛鐘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餘飾並與殿庭同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編鐘三虡編磬三虡共三鎛鐘為九虡其登歌減者二人簨虡金三博山樂器應漆者朱漆之其二舞用六佾其雅樂鼓吹多依開皇之故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

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按漢魏以來並施於宴享請並在宴會與雜伎同設於西凉前奏之帝曰其聲音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凉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創造大備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

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造
皆被於史籍屬晉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
平張氏始於凉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
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
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
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
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其歌
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其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

琶箜篌筑箏節鼓笙笛簫箎塤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五人

按隋文帝考定樂律雖訖無成功然復雅樂而去淫聲則猶不悖於古也自煬帝競為新聲導欲增悲漫無紀極古樂於是乎掃地矣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 琵琶豎頭

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云

龜茲者起自吕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吕氏亡其樂分散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絶弦管新聲奇變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

天竺者起自張重華據有凉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即其樂焉

康國起自周代帝娉北狄為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歌

疏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

禮畢者本出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為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

種瓜殺馬剥驢等竒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葢秦角骶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聲聞數十里火光燭天百戲之盛振古莫比

故事天子有事於太廟備法駕陳羽葆以入於次禮畢升車而鼓吹並作開皇十七年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

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兹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如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禮實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宏禮教自今以後享廟日不須設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内及諸祭並依舊其王公以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至大業中妟享仍設鼓吹云

開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吕於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能决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

以付弘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恊律郎祖孝孫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鐘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行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

則兵用水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毁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啟東宮論張胄元歴兼論律呂其大旨曰樂主於音音定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鐘於是乎在但律終小呂數復黄鐘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

代京房妄為六十而宋代錢樂之又更為三百六十匪直長短失其差亦自管圍乖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絃亦乖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鐘管六十三為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為寸法約之得黃鐘長九寸大蔟長八寸一分四釐林鐘長六寸應鐘長四寸二分八釐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煬帝初立未遑改作事遂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律調鐘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為合

古其制度文議幷毛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

開皇九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

律度各依時代制黃鐘之管皆徑三分長九寸度有

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

云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叅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

候氣飛灰應每月所候又為輪扇二十四以測二十

四氣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内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其每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閒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

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
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
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
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
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
以著於篇名曰律譜其律大業末于江都淪喪
按候氣之說昔人言之而後人屢試卒無驗者辨
在問答中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鐘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歷之數也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自古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

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為宮太蔟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此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為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本以九三為法各

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

按三百六十律之法可謂密矣然拾京氏六十律之餘巧而不能出古人十二律之範圍此特逞其臆智而無益於音律之實用者也

唐

高祖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唐受隋禪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

邊鄙之音乃命祖孝孫恊律郎竇璡正宫調起居郎
吕才習音韻恊律郎張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漫為之
折衷初隋得陳山陽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
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牛弘奏孝孫從其受律依
京房舊法推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明六之有三百
六十音還相為宫諸儒論難竟不施用帝即位孝孫
漸見親委奏請作樂從之璡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
卷

太宗貞觀二年祖孝孫奏雅樂

孝孫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呂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矣今二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司馬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于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史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史遠于身興于閨門著于朝廷被于鄉遂比鄰達于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茍無其本徒有

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頀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矣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上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于樂章

示不忘本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内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至是年更製歌詞名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輙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十四年定廟樂

詔秘書監顔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大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八座議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定太宗廟樂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太宗廟樂請名崇德之舞文德皇后廟停光大之舞

高宗上元三年詔太廟奏九功舞

九功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太宗歡甚賦詩起居郎吕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冬至享醼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于庭是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悉罷

儀鳳三年幸九成宮奏破陣樂
初朝會常奏破陣樂帝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至是
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久廢非所以發孝
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歎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
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耶羣臣皆稱萬歲
萬石又奏為國家者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征伐
得天下則先奏武舞神功破陣樂有武事之象功成
慶善樂有文事之象用二舞時請先奏神功破陣樂

從之

弘道元年有事于嵩山詔議樂

時破陣慶善二舞每奏上皆立對上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太常博士裴守真議曰二舞義均韶夏用兼賔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覲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懐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于樂舞別申嚴敬臣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諸臣並從守真議會封禪

事停不行而此後立觀之禮竟如守真言止

玄宗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宜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棃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𡧍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作龍池樂
上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及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閲坐部不可教者隷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

六年定睿宗廟樂

高宗廟樂以鈞天名中宗廟樂為太和之舞而睿宗

奏景雲之舞

二十九年更定祖宗酌獻之舞

太常奏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

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

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

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

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

天寶元年定享玄元皇帝樂

命有司定玄元皇帝廟告享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

涼州獻新曲

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曰曲雖佳然宫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形

於音聲見於人事臣恐後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上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悞者上必覺而正之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上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上又好羯鼓而寗王憲善吹横笛逹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上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羌之樂其音太蔟

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噍殺特異
衆樂
肅宗乾元元年詔太常考試鐘磬
上以太常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謂于
休烈曰比親享郊廟每聽懸樂宮商不備鐘磬失度
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内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
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别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殿親
試考擊皆合五音羣臣稱慶又於内造樂章二十一

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按隋文帝時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變遂毀秦漢大鐘周景王之無射於此并盡又定制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以息物議是唐時鐘磬之傳自隋者已無復前古所遺至肅宗時更加磨刻則又盡改舊制卒之所定之樂與漢律不符而古制無存後人更難考正故知定新制而毀舊器乃堅於自是而濫滅古法遺悞後人者也

寶應三年代宗即位定玄宗肅宗廟樂

有司奏玄宗廟樂請奏廣運之舞肅宗廟樂請奏維

新之舞

代宗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詔罷梨園

樂之留者悉隷太常

定代宗廟樂

有司奏代宗廟樂奏保大之舞

順宗永貞元年定德宗廟樂

有司奏德宗廟樂奏文明之舞

憲宗元和元年定順宗廟樂

有司奏順宗廟樂奏大順之舞

十五年穆宗即位定憲宗廟樂

有司奏憲宗廟樂奏象德之舞

按穆宗廟樂奏和寧之舞敬宗廟樂奏大鈞之舞

文宗廟樂奏大成之舞武宗廟樂奏大定之舞昭

宗廟樂作咸亨宣宗懿宗僖宗廟舞號並闕

唐書禮樂志初隋用黄鐘一宫惟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恊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祖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宫為清宫七音起黄鐘終南吕迭為綱紀黄鐘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宫二商三角四變徵五

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由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相用惟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

舊書音樂志祖孝孫依京房舊法一律而生五音十

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鐘為宮太蔟為商林鐘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按唐志隋但用黄鐘一宫惟扣七鐘餘五鐘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宫之法皆徧扣鐘無復虛懸者矣然其為用仍復律呂雜糅則是以紘定管從紘命律故陰陽各為均之義不著也

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臀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竒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

司奏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禁中更加磨刻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其後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懸制度太常博士殷

盈孫按周法以筭數除鎛鐘輕重高卬黄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玉海分下有半字凡四十八等圖上口項之量及徑衡之圜乃命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宰相張濬爲修奉樂懸使求知音者得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擊拊之音遂諧

樂縣之制宫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内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虡起北鐘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起西鐘虡次之鎛鐘

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縣内柷在右敔在左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嚮磬虡在西鐘虡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虡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虡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虡節鼓一

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篪塤皆一
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辰位而
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於文宣王武
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宫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
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制去軒縣之北面
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
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
舊書音樂志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軒縣以朱五郊

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

按舊志縣間設柷敔各一柷於左敔於右新志謂柷在右敔在左今考徐景安樂書謂柷在左位於寅敔在右位於戌也陳氏樂書柷居宫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居宫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

俱無柷右而敔左者夫柷以作之自宜在寅位應春象而居左敔以止之自宜在戌位應秋象而居右新志謂柷右而敔左似傳寫之誤

舊書音樂志舊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革

凡植者為簨横者為虡虡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虡自隋以前宫縣二十虡

及隋平陳得梁故事遂用三十六虡唐初因隋舊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虡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為二十虡至昭宗時張濬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虡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虡濬以為非古而廟庭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二十虡而鐘虡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虡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鐘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

按禮記龍簨虡注橫曰簨植曰虡詩虡業維樅注同舊志亦云橫曰簨豎曰虡新志獨以植者為簨橫者為虡似亦傳寫之誤

舊書音樂志魏晉以來但云四廂金石而不言其數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後增三十六架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周建德中復梁三十六架隋文省煬帝又復之唐初用三十六架高宗時七十二架武后遷都乃省之昭宗時宗廟焚毀椎

以少府監廳為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論縣樂之架不同張濬奏議曰臣伏惟儀禮宫縣之制陳鎛鐘十二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為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制周漢魏晉六朝並祗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初成蓬萊宫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簨虡架數太多本

近於後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中地位甚狹樂架不可重沓鋪陳請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

按張濬奏引六代樂縣之數視舊志所臚舉者較為畫一新志謂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虡亦與濬合但隋志云晉及宋齊縣鐘磬皆十六架設建鼓於四隅則合建鼓始得為二十架而濬所議者建鼓不在二十架之内即不得云依魏晉宋齊故事用

二十架也隋志梁鐘磬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不聞有合成四十架之説固知建鼓舊不合算而魏晉宋齊皆祗十六架應以隋志與舊志為準如濬奏所云魏晉六朝並用二十架與新志隋以前二十簴之説皆未可憑矣然隋志謂梁氏之初樂縁齊舊則梁武始亦用十六架後增三十六架舊志梁武始用二十六架之説殊有不合又隋志云齊遵魏典宫縣鐘磬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

周六代樂成其宮縣依梁三十六架則舊志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之說俱不合矣總之用二十架者縱使合建鼓以符二十四氣之說亦祗二十四架不應有二十六架之數也舊志云云殆傳寫之誤徐景安樂書云甲丙庚壬設編鐘以應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陰陳十二鎛鐘自子至亥各當辰位之上以應律節聲也植建鼓於四隅配乾艮巽坤之位合二十四架象二十四氣也似為近之

凡樂八音唐獨宮縣與登歌鼓吹十二案樂器有數餘皆略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八音一曰金為鎛鍾為編鍾為歌鍾為錞為鐃為鐲為鐸二曰石為大磬為編磬為歌磬三曰土為壎為嘂嘂大壎也四曰革為雷鼓為靈鼓為路鼓皆有鼗為建鼓為鼗鼓為縣鼓為節鼓為拊為相五曰絲為琴為瑟為頌瑟頌瑟箏也為阮咸為筑六曰木為柷為敔為雅為應七曰匏為笙為竽為巢巢大笙也為和和小笙也八曰竹

為簫為管為篪為笛為舂牘此其樂器也

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會要作元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孝孫已卒張文收以為十二和之制未備乃詔有司釐定而文收考正律呂起居郎呂才叶其聲音樂曲遂備自高宗以後稍更其曲名開元定

禮始復遵用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
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
朝日夕月廵守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於
上帝皆以圜鐘為宮三奏黃鐘為角太蔟為徵姑洗
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鐘為宮
赤帝以函鐘為徵白帝以太蔟為商黑帝以南呂為
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
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廵狩告社

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

南吕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川以甤賔為宮

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於

廟皆以黄鍾為宮三奏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

羽各三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

為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

黄鍾奏豫和甤賔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

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

歌以奠玉帛於天神以大呂為宮於地祇以應鍾為宮於宗廟以圜鍾為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為宮望於山川以函鍾為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為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為宮七曰太和以為行節亦以黃鍾為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

子將自內出撞黃鐘之宮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
興而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以黃鐘為
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
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
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
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
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册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
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鐘奏太和出太

極門而奏采茨至於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

舊書音樂志孝孫制十二和樂祭圜丘以黄鍾為宫方澤以林鍾為宫宗廟以太簇為宫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宫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社稷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

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及孝孫卒後張文收言郊禋用樂事未周備詔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釐定於是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鐘也夾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若地祇方丘以函鐘也林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祫禘宗廟以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奏永和

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於上帝黄鍾為宫奏豫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豫和順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黄鍾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以太簇為宫雨師以姑洗為宫山川以蕤賔為宫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為宫奏永和之舞大饗讌奏姑洗蕤賔二調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為宫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樂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宫

皇帝大射姑洗為宫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

曲皇太子軒縣姑洗為宫奏永和之曲

通典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曰祴和王公升

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之曰豐和享先農則奏之曰

宣和孔宣父殿齊太公廟奏之

按舊志十二和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通典十

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曲數互異

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

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與執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袖白袴革帶烏皮履武舞左干右戚執旌居前者二人執鼗執鐸皆二人金錞二輿者四人奏者二人執鐃二人執拍在左執雅在右皆二人夾導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弁平巾幘廣袖金甲豹文袴烏皮鞾執干戚夾導皆同郊廟凡初獻作文舞之舞亞獻終獻作武舞之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各用其廟之舞禘祫

遷廟之主合食則舞亦如之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
石定凱安舞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
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獫狁服
從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
按化康即治康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
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
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
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鵞鸛

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更製歌詞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踴躍諸將上壽羣臣稱萬歲蠻夷在廷者請相率以舞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螣蛇帶烏皮鞾二人執旌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

舊志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與新志人數小異數日

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會要正月十五日奏之

按樂以八佾為數慶善樂用六十四人破陣之數倍之自應從新志作百二十八人然上元舞用百八十人又似從百二十人加三之一

又按太宗李靖問對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者帝曰兵法可以意授

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陣樂唯卿已曉其表矣云云此當時堂廉歡洽隨興問答後人紀之云爾夫八陣六花皆在其餘握奇一語安有兵容可以樂舞傳者哉

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褏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享宴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曳履執紼服袴褶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

破陣樂衣甲持戟執纛者被金甲八佾如簫笛歌鼓列坐懸南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二舞仍别設焉

按破陣樂先有舞而後命魏徵等撰歌慶善樂先有歌而後命呂才製舞破陣之為七德改名於數年之後慶善之為九功即自製舞時定名

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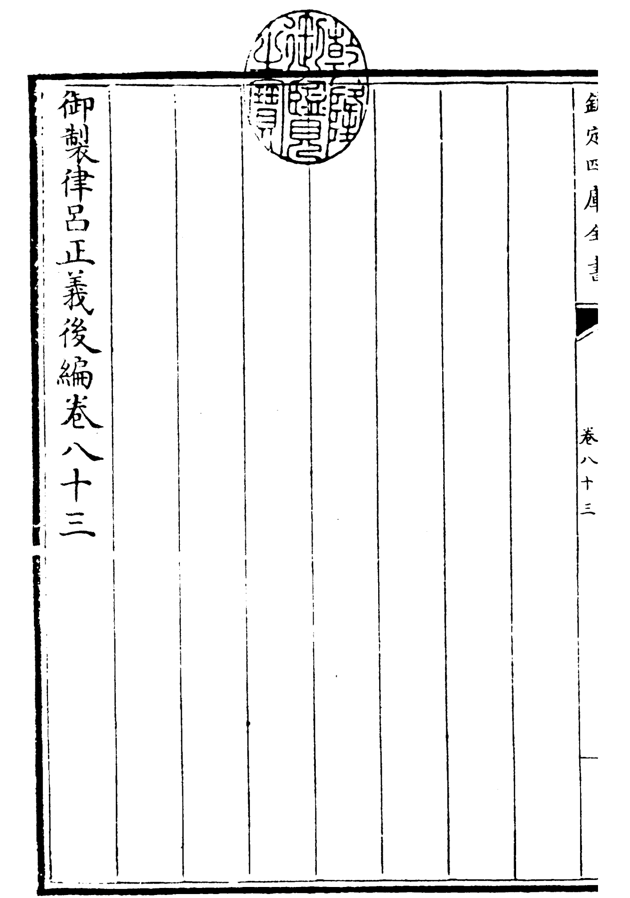
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上元三年詔神功破陣樂不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可降神亦皆罷而郊廟用治康凱安如故儀鳳二年韋萬石奏請作上元舞兼奏破陣慶善二舞而破陣樂五十二徧著於雅樂者二徧慶善樂五十徧著於雅樂者一徧上元舞二十九徧皆著於雅樂

舊志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韋萬石奏令月六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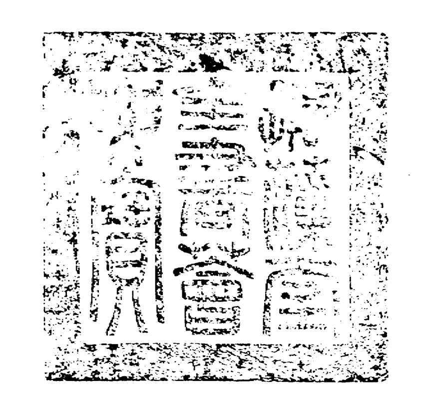
勅若懸作上元舞曰仍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謹按立部伎内破陣樂五十二徧修入雅樂祇有兩徧名曰七德立部伎内慶善樂七徧修入雅樂祇有一徧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徧全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令更加破陣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内破陣慶善上元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蘘望久長安穩從之

武后毁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自後
復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按舊志立部伎八破陣慶善上元與玄宗所作光
聖樂並列即新志於立部樂亦云每享郊廟則破
陣上元慶善三舞皆用之是二舞暫廢於武后時
唐室反正依舊施用非從此遂亡而此後皆用隋
舞也新志又云咸通間藩鎮稍復舞破陣樂然舞
者衣畫甲執旗旆纔十人而已蓋唐之盛時樂曲

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周志禮